

重阳笔记(外一首)

■ 孟夏

九九重阳,今又重阳
手机发光的屏幕里
飘来老家后山的茱萸香
微信视频镜头那边
娘的皱纹绽放成菊花瓣
递过来的一块桂花糕
像整个秋天一样甜

九九重阳,年年重阳
社区活动中心飘出的剪纸屑
落在轮椅爷爷的茶盏边
当月亮爬上树梢
所有奔波的身影
都变成会走路的茱萸枝

九九重阳
城市阳台上的菊花茶
渐渐凉成淡黄色
电梯代替石阶

送翹首远望的人
直抵高处

重阳吟

九月重阳
被怒放的菊花染黄
山还是去年的那座山
总在九重台阶回望
总把茱萸插满襟袖

半生云雾聚散
一生几多重阳
笑对苍茫烟雨
才不负此生

此刻西风卷起
菊盏斟满山岚
薄霜在鬓边
绽放成无限好的夕光

秋叶(外一首)

■ 杨叶林

是哪一缕微凉的轻触
吻别枝头最后一簇葱茏
牵起季节的步履
让秋光漫过尘世

翩跹,如蝶翼轻扬
掠过溪岸,也掠过竹篱
疏疏落落,轻吻红泥
一缕温柔,写尽人间秋浓

叶脉凝着晴光,藏尽盛夏余温
乡阶碎影摇晃,叠着薄凉几重
一片落叶栖在石阶凹处
叶尖微卷,像松开的小小拳头

它曾攥住,整个夏天的风
拂过篱边金粟
染透山野晚来的霜红
而今,尽数交还于秋

晚风似薄纱覆过晴空
万物悄悄敛去蓬勃的悸动
暖意与清寒在秋光里相拥
铺就一卷,属于秋日的从容

秋风

这是秋天第几缕温柔的风
轻触树梢,树梢便松开手掌
无人能阻拦它的步履

正如无人能教一片落叶
学会停留

风中的呢喃,是秋在低语
天边晚霞,正把霞光
一寸一寸,染成蜜糖
又在夕阳垂落之前
将最后的暖意,缝进我的衣襟
金黄终将漫过山野小径
像岁月铺开一封长信
把来时的脚印,——覆盖

落叶轻旋
落在肩头,如秋的信使
我拆开它的脉络
有雨声,有虫鸣
有整个夏天浸过的月光
有风穿过荔林的叹息
在那些细密的纹路间
我听见秋的心跳,不急不缓
像在说:不必挽留,也不必遗忘

秋风,不过是时光翻过一页
它辞别枝头的喧哗
却把天空越吹越空
越吹越蓝,越吹越远
在风中,我们学会松开手
像风松开叶子那样
松开自己

相框里的时光胶囊

■ 蔡志强

近日,踱步至许久未踏足的旧房间,一切物品仍维持着往昔模样。目光不经意间落在桌面的两个相框上,它们出自奶奶之手,可奶奶如今已驾鹤西去。桌面上放着的相框,漆面斑驳脱落,镜框玻璃亦现裂缝,然而框内照片却依旧清晰,似在悠悠诉说往昔岁月,惹得我不禁潸然泪下。

细瞧之下,那相框中的照片竟如此清晰,掐指算来,它已历经一甲子的岁月洗礼。犹记得奶奶曾说:“那是60年代购置的,你爷爷是先进人物,拍了好些照片,装在这相框里,挂于家中正堂墙上最显眼处。”此相框边框漆着深红色,框底以牛皮纸遮掩,边缘用几根小铁钉固定,前方镶着一块长方形玻璃,可惜挂钩已腐蚀,如今只能安放在桌上。往昔,它挂在家中大厅最瞩目的位置,无疑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承载着太多遥远而珍贵的回忆。

相框中相片不多,却每张都烙印着岁月的痕迹,记录着家庭的变迁与我们成长的模样。其中最显眼的是一张70年代中期拍摄的黑白“全家福”,摄于电城西街国营三楼照相馆。照片里,爷爷奶奶端坐中间,神态安详,爸爸妈妈分坐两侧,眉眼含笑,我身着短袖衬衣与短裤,乖巧立于爷爷和爸爸之间;妹妹穿着花色连衣裙,依偎在奶奶与妈妈中间。简洁的背景,却在时光定格的瞬间,留存下我们温馨的笑容。

“全家福”右侧,是我人生首张照片。那时我似乎还不记事,戴着军帽,穿着军装,乖乖地站在爷爷奶奶中间,两只小手自然地放在他们腿上。奶奶曾拿这张照片去请画师上色,试图增添色彩效果,可岁月流转,色彩渐褪,如今唯有黑白影像依旧清晰。左侧有一张我和大妹妹的合照,与“全家福”同日所拍,服饰相同,我俩表情萌态可掬;还有一张两位妹妹的合影,她们身着花式连衣裙,头扎着辫子,天真可爱至极。这些照片,一晃已跨越40多年光阴,却仿若昨日之事。

此外,还有三张与爷爷相关的黑白大照片。1966年,爷爷赴广州出席广东省文化先进代表大会,与电白代表团在广州留影,彼时爷爷意气风发,精神爽朗,身着端庄的中山装,尽显荣光。另外两张是湛江地区卫生先进现场会的场面与合照,现场会场人潮涌动,两旁群众挥动着手中小红旗欢迎,爷爷走着矫健步伐,精神矍铄,与其同行有先进人物吴瑞兰同志等。合影照片中有上级领导、军代表及各级专家等,奶奶大多认识,还能说出名字,奶奶本非单位之人,却因众人相识,合照时被热心同志拉到第一排右侧最边上的位置。这些照片,仿佛记录着那个光辉岁月与辉煌历史时刻。

随着时光侵蚀,那些渐渐模糊的影像,总会被奶奶小心替换,会镶嵌一些她精心挑选的新照片,那些照片总能令她心生欢喜,倍感慰藉。这几张彩色照片就是:我青年时在北京旅游于北海公园莲花边的留影、弟弟孩童时在公园玩耍的瞬间、我小孩刚刚学步的可爱模样,以及我和孩子们在公园游玩的温馨画面。这些色彩鲜艳的照片,是我们一路走来的成长印记。岁月不停向前,相框也成了流动的记忆容器,不断更新时代的色彩。

在往后岁月里,家中陆续增添许多相片,有学校时期的青春照、外出旅游的生活照,还有几兄妹的结婚照。因照片众多,添置了好几本厚厚的相册,相框里的照片偶有变动,但那几张颇具年代感的照片,始终是家中的精神支柱。它们伴随着我们成长,陪着我们变老,在相框中的地位坚如磐石。

相框里的照片,记录着我们每个阶段成长的足迹与时光,宛如时光胶囊,里面装满过往的细粒,充满五颜六色。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变迁,这些承载着历史年轮记忆的相框与相片,都将永远定格时光的模样,成为我心中最柔软、最珍贵的回忆。

这才是吾辈该追的星

■ 廖奕梅

“老妈,我们出去走走,逛逛商场啰!”正在读高三、选修政治的女儿兴高采烈地提议。恰逢七十七周年国庆节,我便欣然决定一同出门走走。

沃尔玛、东信时代广场我们逛过许多次,这天便打算去茂名本土的国企商场——明湖商场。沿着茂名市区主干道油城路前行,市委、市政府与多家事业单位分布在道路两侧,全都悬挂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街边商铺也点缀着小小的国旗,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悦。街道的景象既不同于平日,也和往年国庆有区别,路上车辆不多,行人稀疏,自有一份安静祥和。

不多时,便来到茂名地标三人塑像附近,远远望见明湖商场的大屏幕正在滚动播放人物影像。定睛细看,屏幕上是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现当代科学家,早已不见往日各类商品代言的明星广告。一瞬间,我心头翻涌,女儿激动地喊出声:“钱学森、钱三强、屠呦呦……”

踏入明湖商场,眼前的景象更令我们心头一震。抬眼便是一面巨幅国旗,一条写着“他们是我们该追的顶流”的条幅从楼顶垂落而下。一楼大厅、二三楼回廊之上,一排排功勋

人物的海报整齐陈列。喧嚣热闹的商圈,将整座商场最醒目的位置留给国之脊梁,取代了往日里各类明星代言的商业广告。他们曾隐姓埋名,躬身实干,以毕生奋斗托举起祖国万里山河,值得所有人铭记。女儿一把从我手里拿过手机,咔嚓几声,将这动人的画面定格下来。拍完照片之后,我们驻足二楼,望着一张张面孔闲谈。我挑了一个最好角度,融进这个画面,将美好场景拍下来。

我们闲逛了一会儿,女儿又开口:“妈,不如我们去东荟城看看。”我知晓东荟城是本地新兴商圈,各类商品、潮玩齐聚于此,衣食住行、吃喝玩乐一应俱全,很受年轻人喜爱。往日商场内随处可见流行偶像海报与周边,女儿喜爱的偶像也随处可见。

我们从西南8号门步入商场,原先宽阔的通道上排布着不少小摊位,各色商品琳琅满目,顾客悠闲挑选货品,吃食、饰品等应有尽有。穿过长长的廊巷,便来到商场大中庭。这里灯火通明,顶部装潢精致,四五层廊道迂回环绕,廊道间隙悬挂着诸多伟人头像与事迹简介。一楼大厅正中,投影仪循环播放着

为国家作出突出贡献人物的介绍,不少游人驻足观看。

忽然听见一个小男孩高声喊道:“袁隆平、屠呦呦……爸爸,吴孟超是谁?”一旁的父亲指着屏幕耐心讲解:“他是一名医生,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国肝胆外科之父,挽救过许许多多病人。”投影仪下方摆放着休息座椅,父亲拉着儿子坐下,小男孩凝神盯着屏幕,认真观看各位功勋人物的事迹。一旁选修政治的女儿也看得投入,不时和我讲解相关人物事迹。这一刻我恍然发觉,女儿心中熟知的,早已不只是她喜爱的爱豆亚亚呀。

女儿指着一张张肖像,说起课本上学过的事迹。她说,班里不少同学平里里都会聊偶像,很多人追捧舞台上光鲜亮丽的艺人,今天站在这里,才真切读懂“顶流”真正的含义。追星,不是追逐浮华的光环,而是追寻一份为国担当的精神力量。闹市商圈把黄金位置留给功勋,便是一堂生动的思政課。何为吾辈该追的星?便是这群甘于奉献、以身许国的时代榜样。愿青年后辈以国之脊梁为星,心怀信仰,勤学奋进,不负盛世。

楼道的温暖

■ 叶泽

我住的这栋楼,没有物业。

一听“没有物业”,心底是否先生出几分顾虑。垃圾谁清运?楼道谁打扫?灯坏了谁更换?一连串疑问会在心头盘旋,像嗡嗡的飞虫,挥之不去。可日子久了才发觉,楼道卫生算不上一尘不染,偶有浮尘、纸屑,却不至于垃圾堆积、油气弥漫。与洁净的环境相比,更动人的是一种发自邻里、带着温度的秩序。

这些故事并非集中发生,它们散落在漫长岁月里,像散落的几颗璞玉,被时光的丝线缓缓串起。回头细看,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让每一份善意,都恰好出现在最需要的时刻。

最先点亮楼道的,是一盏太阳能灯。物业撤场之初,大院门岗空了,夜晚的霓虹也随之消失。一到入夜,楼道便沉入漆黑。晚归的行人只能靠手机微光探路,上年纪的老人更是紧紧攥住扶手,一步一步摸索下行,稍有不慎,便有跌倒风险。就在我几位邻居商量楼道照明用电方案时,二楼的女邻居悄悄行动了:她在楼道窗边装了一盏太阳能灯。室外的面板吸纳白日阳光,室内灯体守候来往住户。每当夜色笼罩,灯光自动亮起,驱散黑暗带来的不安,照亮上下的台阶,守护每一个晚归人的平安,成为楼道里一抹温柔的亮色。

之后,楼道墙上多了一块醒目的红色警示牌。没有物业看管,楼道堆物成了难题。那段时间,自行车、电动车、三轮车横七竖八挤占通道,过道只剩窄窄一条缝隙,人只能侧身通行。一旦发生火情,消防车根本无法进入。大家平日里各自忙碌,停放好车辆便匆匆离开,很少有人留意这潜藏的安全隐患。

突然有一天,楼道里停放的摩托车座上,贴了一张手写纸条:“莫堵救火通道。”墙面也端正挂上一块手写警示牌,红底大字提醒所有人,守住生命通道。

自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把车辆停进楼道,通道重新变得宽敞通畅。没人知晓是谁书写、是谁悬挂。招牌上的字迹一笔一画,用力又认真,生怕旁人看不清楚。我时常猜想,是那位每天早起送女儿上学的大哥?还是二楼那位安静温和的女邻居?无从考证。牌子静静地立在墙上,是无声的提醒,也是邻里之间一份温情的约定。

今年夏秋交替,我发现每层楼道转角积了厚厚尘土。便带上扫把、垃圾铲,逐层清扫高处积灰。扬起的尘土落满台阶与扶手,我扫净了楼梯,却忽略了扶手。

第二天傍晚,我看见三楼大叔正拿着湿布反复擦拭扶手。他光着上身,黝黑精瘦的脊背挂着汗珠,在落日余光里闪闪发亮。一手端着半旧搪瓷盆,一手攥着湿毛巾,弯腰俯身,下一处细细擦拭。毛巾脏了,就在盆里淘洗拧干,再继续。动作从容舒缓,仿佛在打理自家田里的庄稼。

心头一暖,又生出几分惭愧。清扫尘土时,我以为自己尽了一份力,一扫帚扬起灰尘,清理了台阶,却留下扶手这一处收尾工作。我没有留意这份疏漏,三楼大叔却默默弯腰,把我没做完的事接续完成。他擦得缓慢仔细,像是为整栋楼补上未尽的一笔。我在楼梯口,一时不知如何开口。他抬眼看见我,咧嘴一笑:“灰大,擦擦就好。”说完便低下头,继续擦拭。那一刻,楼道像一面镜子,照见的不是容颜,而是人心深处那份愿意补位的柔软。

在这里住了许多年,这些小事如清风阵阵,来去无声。黑暗中亮起的灯,搪瓷盆里反复漂洗的抹布、墙上红色的警示牌,它们相隔春夏秋冬,散落于无数平凡日常,却共同指向同一件事:在有人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

没有牵头组织,没有号召动员,更没有人登记功劳。每当难题出现,总会有邻居默默站出来,做完事便悄然离开,如同水滴渗入泥土,安静不留痕迹。

我常常思索,这份楼道的温暖究竟是什么?是俯身擦拭的善意,是警示墙上的担当,是夜色里长明的微光。又不止于此。它是一种无需言语的邻里默契,一份心照不宣的体谅。懂得彼此当下的难处,默默补齐生活里的缺口,像一双无形的手,稳稳托住每一个住户,让大家走得踏实安稳。

一日深夜加班归家,楼道静悄悄的,太阳能暖黄的光线铺满台阶,落在擦拭得光亮顺滑的不锈钢扶手上,触手微凉顺滑,好似温润的旧瓷。那一刻,心底漫上一阵绵长的感动。这束微光里,藏着湿润的抹布、晶莹的汗珠、遒劲的红字,还有蓄满日光的灯。这些细碎善意层层堆叠,像一本无字之书,静静记录着这栋小楼里,朴素动人的人间烟火。



繁星点点
碧云 摄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

山间鼓韵

■ 锋语者

一座高大的牌楼,巍然矗立在通往油岭瑶寨的道路中央。牌楼顶上一对硕大牛角雕塑,雄浑厚重,直指云天;底下拱门正对一座青年男女载歌载舞的圆雕。男子黑衣蓝裤,头上红巾白翎,身挎长鼓,抬腿扬臂,姿态豪迈粗犷;女子黑衣白领上衣,红裙飘逸,婀娜多姿。

接踵而来的车子声声催促,我们来不及端详,匆匆穿过门洞,进入山脚下的村寨。村中楼宇错落,外墙装修时尚,又带有鲜明的瑶族传统风格,村道两旁的路灯杆,两头皆是喇叭状,呈锥状往中间收束,漆绘着日月和菱形纹样,宛若一架架竖立的长鼓。村中停车场侧,一座偌大的圆形舞台,灰瓦木柱,回廊环合,廊下排着一溜木长桌。舞台中央是一片开阔空地,一只硕大铁盆积着燃尽的炭灰,旁边卧着两捆干柴,不知是燃会落幕后的余薪,抑或下一个节庆的储备。

去往油岭古寨的山路蜿蜒盘旋。半山腰一个拐角处,一座宽阔的观景台凌空探出。凭栏远眺,一条古老的村落豁然跃入眼帘,一排排屋舍顺着山势,层层叠叠,青墙黑瓦,檐头素白,高高翘起,恍若一群仙鹤,敛翅翔羽,栖息于此,静守这片山野。观景台一隅,有一处简易小摊,摆卖豆腐花、黑凉粉、山草药,还有几件颇具民族特色的手作。一位头裹红帕,身着红黑撞色服装,斜挎一只黄蓝色相间布包的小姑娘,笑着给我们端来豆腐花,指指木桌上的几样佐料,示意我们依个人口味自行调配。我往碗里舀了半勺姜汁糖胶,豆腐花入口绵滑,香甜交融。姑娘在我们的夸赞声中重新坐在摊档前,飞针引线做刺绣。刺绣上的图案,与路灯杆上的,还有她衣着上的纹饰一脉相承。小姑娘介绍说,这些图案记录着油岭先民辗转迁徙的足迹,浓缩着族人对始祖盘王的敬仰。

古寨里巷道纵横交错,全由山石垒就,阶阶相连,宽窄不一,高低起伏,无论上下,皆是拾级。一只老母鸡领着一群小鸡雏,叽叽喳喳,在石缝里啄食。一条黄狗,不吠不扰,似跑非跑,与我们擦身而过。老屋顺着巷道的走向层层铺展,皆是瑶族传统干栏式吊脚楼。底层架空,饲养牲畜或堆放杂物,上层住人。屋舍互通勾连,挨得极近,前后左右,常常相距不足三尺,东家言语,西家入耳。

一位老奶奶静坐在自家门前的木飘台上,一身黑衣,腰系一条白带,斜襟和袖口,均绣着一道蓝色纹饰。老人见我们行

过,朝我们颌首一笑,露出一枚门牙,说了一句我们听不懂的瑶语,拍拍身旁的矮木凳,招呼我们坐。我们顺势在飘台上歇脚,顿觉凉风满怀,远处群山环峙,十里烟村,尽收眼底。

老奶奶在旧木桌上排出两个一次性塑料杯,从一只矿泉水瓶里倒出一捧野菊花,往每个杯子里点入十来粒,拿起身旁一褪色旧水壶,往杯中注入滚水,野菊花迅速浮起,匀开,大小如豆,铺满杯面。茶汤色泽微黄,透着淡淡香气,入口苦甘,略有回甘。

老人操着生涩的普通话和我们交谈,笑称我们若是赶上农历十月的盘王节,或是丰收时节、族人嫁娶乔迁等喜庆日子,这里都会举办盛大庆典,表演长鼓舞。山寨便是另一番光景。寨中男女老少皆身着民族盛装,载歌载舞,山寨上下处处旗帜招展,篝火熊熊,长鼓舞翻腾,号角连天,从山上的盘王庙漫涌而下,在层峦中盘桓缭绕,绵延数里,直抵山谷下新村里的歌堂坪。

我们不禁扼腕,叹息来的不是时候。老人笑而不言,缓缓立起身子,摘下墙上一架洁净的长鼓,抬肩斜挂于胸前,右掌轻拍鼓头,“咚”一声传出;左手敲击鼓尾,却是咱的一声。老人略显臃肿的身躯似乎瞬间利索,动作渐快,双掌翻飞,两种音色截然不同,互相融汇,密集如雨,击打在飘台上方的屋檐上,在空旷的山间传出老远。

我暗自出神,默付着山寨里万人齐舞的画面,该是何等壮观,该以何等笔墨,方能描摹那份磅礴。鼓声倏然停歇,老人脚下长鼓,递给同行友人把玩。她指着远处我们上山时经过的村子说,那里是村民们的新家园,多数族人已经迁居山下,生活劳作更为便利,孩子们上学再也不用翻山越岭。而且那里有新建的盘王庙,有宽大的舞台,还有热闹的耍歌堂。仍然有不少像她一样的老人,依旧选择守古村寨里,熟捻这里每一条小径,眷恋山间朝暮,听惯了深巷中的鸡鸣犬吠。

离开老奶奶家的木飘台,我们沿石阶下行。回望处,古寨深处的那条小路,如一匹天梯,一泻而下。

来路很长,归途很短。离开古寨时,我在油岭牌楼前停车驻足凝视,恍惚间,雕塑上的那对青年眉目含笑,好像活了过来,少女和着鼓点翩然起舞,激烈的鼓声和婉转的歌声,在山间回荡。